

上

浮朱谣

雪灵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上

浮朱谣

雪
灵
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朱谣:全两册/雪灵之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6

ISBN 978-7-5596-0053-0

I . ①浮… II . ①雪…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8043 号

浮朱谣：全两册

作 者：雪灵之
出 品 人：唐学雷
责任编辑：孙志文
装帧设计：蜀 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4 千字 889 mm × 1194 mm 1/32 印张：12.5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053-0

定价：48.00 元 (全两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68210805 64243832

目录
CONTENTS

上卷
<<<

082	075	069	064	059	054	048	042	036	030	023	016	011	006	001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步步有心	萤火之光	难言寸心	江山无情	当面不识	落花有意	祸起萧墙	无足轻重	大晏太后	瑞雪丰年	花容月貌	燕王殿下	改头换面	永不超生	罪不容诛

173 167 161 155 148 141 135 129 122 117 112 106 101 095 088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强人所难	记忆深处	无字天书	恍有所悟	同心同德	矫枉过正	知难而退	同路而行	藏光隐芒	天生丽质	何以为惧	高临春汛	目之所及	真假虚实	有事相求



<<< 下卷

277 270 262 255 249 241 234 227 220 213 205 200 193 186 180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星火引燃	心有所系	无力挣脱	浮华背后	生而有罪	一波三折	变生肘腋	心有疑窦	宁愿误会	何索何求	侧妃之位	晦暗角落	禁宫夜宴	猜测有凭	龙墙迷梦

377 367 361 354 348 342 335 329 323 316 310 303 296 289 283

第四十六章	各有缘法	283
第四十七章	心生贪念	289
第四十八章	棋差一招	296
第四十九章	各安天命	303
第五十章	此心永记	310
第五十一章	所有疑问	316
第五十二章	一场空梦	323
第五十三章	苦乐因情	329
第五十四章	似温似寒	335
第五十五章	秋夜祭礼	342
第五十六章	言外之意	348
第五十七章	羌笛黄花	354
第五十八章	尘土归虚	361
第五十九章	妒恨成毒	367
第六十章	雪满鄆都	377



风凄凄惨惨地吹过积雪的城头，发出细细的嘶鸣，整个京城失却颜色，在风中凋零成一幅悲壮的水墨画卷。

黑沉低垂的阴云，随风飘下稀疏的雪粒，打在斓丹的脸上，刺刺地疼。她跪在高台中央，听身后的刽子手把酒喷在长刀上。作为公主，她经历无数下跪：她跪别人，别人跪她。没想到人生的最后一跪，竟然是这样。她并不觉得落魄，也不害怕，只觉得解脱。

高台下看客寥寥，如今天地骤变，皇权易主。哪天没几个前朝余孽被拉出去砍头？都不觉得新鲜了。

“呸！”一个须发半白的老头儿响亮地唾弃一声，“连爹爹都要毒死的畜生！大旻朝就断送在了这个女人手里！”

周围的人赶紧推了推他，如今提起“大旻”都好像招了官家忌讳似的，自然少说为妙。

斓丹垂着眼，不用看也知道，能这么骂她的肯定是平头百姓。她听过新朝廷对她的判词，洋洋洒洒、文采卓然、用辞考究地骂她弑父杀君，以一介妇人的阴暗偏私遗祸苍生、颠覆皇朝。作了那么多浮华辞

藻，还不就是想说明才老头儿的那两句话？

“午时已到。”监斩官喊道。

斓丹终究忍不住抬眼看看台下，又扭头看不远的城楼……都到了这个时候，她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还需要再确定一下，果真没人来送她最后一程。

城楼在风雪中，显得异常阴沉肃穆，大概是她的心绪使然，殿楼看上去十分萧索。昔日……她还是丹阳公主，偶尔跟着哥哥们登楼，遥看犯人被斩首。太子常脸带不屑，冷嗤说不过是死一个大旻的罪人，自有更杰出、更优异者代之；五哥却会流露出惋惜，说此人也算心怀经略，只是一步踏错，不然为他所用也是好的；七哥九哥便会随声附和。

作为不得宠的公主，心思往往就会更纤细敏锐一些，斓丹隐约觉得五哥有那么点儿不臣的意思，闲极无聊的时候还暗暗琢磨，万一有那么一天，她会怎么样？讽刺的是，还没等五哥有什么动作，她就亲手把大旻的万里江山送给了申屠铖。这下好了，萧家谁也不用惦记了。

如今轮到她被斩首示众、身首异处，却连个认识的人来看热闹都没有，都自顾不暇了吧。

斩首，不是皇族罪人的死法，可如今已经是大旻了，她也并非皇族了。才十天而已，她就已经沦为前朝余孽，并且是毒杀君父的滔天罪人。人伦理法全都容不得她，新朝前朝，她都是罪不容诛的奸恶之人。

可是……申屠铖也不来送送她吗？

都到了刀架在脖子的时候，什么爱呀恨的，都没了。她只是觉得，无论他对她是虚情假意也好，过河拆桥也罢，他都应该来的。谁不来，他也该来。

城头仍然空荡。她这样一个弑父弑君、无家无国的人，终究还是要这样凄凉而去，罪有应得，无可申辩。

风更急了，雪也更紧。斓丹觉得冷，闭上了眼。耳边呼啸的风，周身刺骨的寒，却莫名其妙地一下子带她陷入了回忆——明媚温暖的春

天，粉粉白白的桃花开得漫山遍野，花瓣从窗格子里飘进来，连桌子上都落了好几片。这是她人生里最美好的一个春天，她终于遇见了那个人——喜爱她、珍视她的人。

于是，她度过了十八年来最开心的夏天和秋天。她第一次体会到，人生还能这样充满希望，充满欢喜。她的宫殿，她的天空，好像突然就亮了。她原本在艰难麻木地前行，不知去向，突然有人拉着她的手跑起来，那样轻快而兴奋。她以为会一直这么跑下去，跑到更美更好的地方去……冬天来了，她瞪着眼看他，听到他亲口说：“为圣上报仇雪恨！”

他说的圣上是她父亲，他要杀了她雪恨，然后，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皇上，建立了大晏国。

原来……他要带她去的地方，就是这里，斩首用的高台。

斓丹笑了一下，明白了，他一直在送她呢，直送到黄泉路。

刽子手举刀的时候，风刮过刀刃，响起铮铮的声音。

斓丹等待着，刀落下的时间长得不可理解。她突然担心了，她一会儿见到父皇母后等一干人，说句抱歉的话，是不是太轻飘了？或许直接下到十八层地狱，谁都见不到吧？

臭味，是尸臭。

斓丹动不了，眼前一片漆黑，并且很疼。

到底哪儿疼也说不清楚，大概哪儿都疼。她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虽然没有受过大荣宠，但毕竟是深宫中锦衣玉食的公主，她哪儿知道什么是尸臭？可在她被投入大狱，顷刻间改朝换代之后，她就知道了。

她的监房干净，也没送其他犯人进来，可她就是时刻都能闻见这种臭味。

哀号，哭骂，臭味，组成了死亡。

其实时间很短，从云端到泥沼，从生到死，不过十天。可她却觉得很长很长，长得她都绝望麻木，对周围失去感知，满脑子充塞的就是哀号、哭骂，还有臭味。

很莫名，都是活生生拖来的皇亲贵胄，还没死，哪来的尸臭？大概是王朝覆灭的时候，无处不在的味道。

她死了吗？

应该是，刀刀凉凉地逼近脖颈，她感觉不到疼，只觉得整个人跌落在冰寒刺骨的积雪上。

她被埋入地下了？

斓丹尝试了一下，无法牵动身体的一丝一毫，身子沉得厉害，还胸闷。好吧，应该是被埋了。可她怎么还在身体里？不是应该走上殷红惨淡的火照路，在望乡台前见一见父皇等人，然后各领因果吗？

或许，她罪大恶极，根本无法轮回，永生永世被宿留在日渐腐朽的骸骨里？永生永世沉入黑暗和孤独？

如果是，她也沒辦法，她该受最残酷的惩罚。死前没被凌迟、车裂，死后这样，也无怨无尤。

没有声音，也没有光亮，时间一久，她又觉得孤独了。

孤独……陪伴了她整整十八年。

父皇有皇子九位，公主十二位，皇子中最受宠的是太子和王皇子。公主中，皇后嫡出的斓凰公主一枝独秀，姐妹们都以颜色为名，偏偏她用了谐音的“凰”，父皇母后对她的宠爱程度可见一斑。

斓凰也极配这个贵气的名字，生来就是一只辉煌傲世的凤凰。她漂亮、聪明、擅乐、擅画、能歌善舞……斓丹真不知道她有什么不会的、不好的，仿佛上天把所有的灵气和美好都给了她。被斓凰这样的人比下去，连妒忌都不能，因为她心悦诚服。

斓丹觉得自己早该习惯孤独，习惯被疏忽，可当有机会摆脱这些时，她所表现出的渴望和积极，连自己都没想到。

申屠公子的爱慕，对她而言，简直像一道划破暗夜的璀璨流星。她十八年的郁郁难言、辛酸苦涩都被一扫而空，她简直受宠若惊，诚惶诚恐。

她总是觉得无以为报，总是想为申屠铖，想为他对她的这片心意倾尽全部。这时候，就连父皇都比不上他重要。

在内心最深处，她也想成为澜凰那样的姑娘，集万宠于一身。

父皇不能给她的，申屠铖可以吗？

原来不可以。

因为她实在太平凡，太乏味了。

她痴妄地做起了弥天大梦，醒来只得如现在这般，永生永世被埋在地下赎罪，连一声冤都不能喊，连一声痛也不能叫，都是她应得的。



第二章

永不超生

疼痛，锥心刺骨的疼痛，整张脸、整颗头都疼得斓丹直想撞碎它。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会不会……永远都不能结束？

她差点儿陷入比以往更绝望的无望中，突然就感觉到了光，眼睛肿胀得根本睁不开，光线简直如同生机一样，照进了她的心里。

生机？其实她并不怎么渴求生存，只是太痛苦了，只求解脱。决绝赴死时一腔认罪の悲愤，觉得什么惩罚都应担下。可是……别说永生永世，仅仅几天她已经受不了了，几天也只是她的估算，谁知道到底是多长时间，或许只是几个时辰。

有人在她脸上涂了些什么，很凉，缓解了一些疼痛。

她长长吐了口气，只要这种折磨有结束的可能就好。

“看来是挺过来了。”一个苍老的、满不在乎的声音说，“用了那么大剂量的麻沸散，尤其还是我精心调配的，能熬过来也算你命大。”老头儿冷笑几声，继续说道：“果然恶人活千年。”

斓丹仍旧不能动弹，不能出声。看来是有人救了她，而救她的人，

似乎对她并不抱有什么善意。

“因为连骨头都动了，所以用了最大量的麻沸散。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具体多久我也说不准，你的胳膊和腿可能不太灵活。什么都不要问我，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你改换一下容貌而已。”

受人之托？斓丹细细回味了一下这个词，能是谁呢？

一瞬间，她能想到的，也只有申屠铖。

除了他，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恨她入骨，谁还会来救她呢？

在老头儿的照顾下，她渐渐好转，脸不再那么疼，眼睛也消了肿，嘴巴也能微微张开吃些流食。只是左臂左腿都不太灵便，起坐行走十分艰难，像个半瘫的人。

老头儿自从那天说了那些话后，再没开过口，对她也没好脸色，瞧不起和厌恶的情绪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那张苍老的脸上。照顾她的伤势倒是十分精心，医术也非同凡响。

斓丹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会闻见尸臭，因为她就住在乱葬岗边，她和老头儿安身的草屋就是看坟人的居所。

她穿着破烂的衣服，头上先包了干净纱布，又包了一层脏污的布条，好多天没洗过的头发，再配上拖着半边身子走路的姿势，活生生一个只能嫁给看坟人的残疾癫痢婆子。

今年的雪下得比往年勤，白惨惨地罩了一层，使得郊野的乱葬岗更显得苍凉破败。斓丹有种不真实感，不知道几天前所在的花团锦簇、金碧辉煌的世界是幻觉，还是眼前这个荒郊坟场是幻觉。她呢，她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

没人和她说话，她也不想说话，过去和未来，对她来说，都是负担。

唯一连通外界的土路上，传来吱吱嘎嘎的破木车的负重声音，杂役们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他们厌恶又厌烦地把车

上的尸体丢弃在坟地的浅坑里，粗暴蛮横。澜丹每天都看见他们，有时候一天来几趟，起先他们还用草席简单地裹下尸首再掩埋，后来没了耐性，只草草地把尸体丢下，甚至几个尸体丢进一个浅坑，覆上的黄土都盖不住尸首的衣服。澜丹坐在柴门边的石头上呆呆地看着，被丢弃在这里的尸首……很多她都认识。

救她的人，绝对不会是申屠铖。他下手这么狠，几乎杀光了她的九族，甚至稍微沾点儿亲故的，受过点儿恩惠的，他都没放过，都成了这里的尸首。他这么痛恨她的亲族，怎么会为她改头换面，让她继续活下去呢？

而且，如果是他想救她，根本不必让她躲在这种地方。

日子过得极其平淡，对澜丹来说，生不知为何而生，死……因为死过，所以害怕。如果是不可回避的结局，她还是能坦然接受的，而自己寻死，到底是差了些勇气。

在某一天，她看见了三哥和九哥。

他们穿着肮脏的囚服，七窍流着黑血，应该还算死得体面，至少没身首异处、残缺不全。然而他们生为皇族，死后却如此凄惨地被丢弃在黄土浅坑之中。澜丹默默地走过去，站在仅仅粗糙填平的野坟边。如果不是她，这两位应该埋在西陵的高大山丘中，享受亲王的哀荣、后世的香火。

她抬眼，看这片被风雪吹拂的凄凉坟场，或许她的姐妹，她的兄弟，甚至她的父皇母后……都被丢弃在这里。

她再一次觉得无法面对。这种沉重胜过伤悲，胜过愤怒，胜过任何一种情感，让她手足无措、心如刀绞。她经历过这种情绪，在听到父皇丧钟的那一刻。

屠杀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乱葬岗整整扩大了三倍，终于在一个暴雪天之后，再没有尸首送来丢弃。

快过年了，在旧的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把所有碍眼的人都处理完

毕。新的一年，对申屠铖来说，又是一个繁花锦簇的春天。

厚厚的积雪掩埋了所有狰狞的哀伤，斓丹仍旧坐在门口看，身体被冷透了。她庆幸有这刺骨的寒，心被冻住了，情感也冷缩在什么地方，不来打扰她，让她能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般僵硬地生存下去。

一个衣衫单薄的妇人踩着雪，艰难地一路行来。

斓丹看着她，她是第一个来祭奠的人，不知道谁是那个让她冒着这样的风雪来看的人。

等她走近，斓丹的身体颤抖起来，可仍旧不能动，是斓蓝——她二姐。斓蓝荆钗布裙，面容憔悴，像换了个人。斓丹只是靠第一眼的直觉辨认出来，待走近细看，反而不敢确定。

斓蓝走向草屋，与僵直木讷地坐在门边的斓丹擦身而过，她看了斓丹一眼，面无表情。

斓丹心跳得很厉害，这么刺骨的冷天里，后背竟然出了细细的汗。

她完全蒙了，没想到能见到二姐。她想认，却不敢，人抖得几乎抽搐，不得不紧紧攥住拳头，稍微稳一稳。

“请问，”斓蓝叩了叩柴门，问的是屋里熬药的老头儿，再也没看肮脏痴呆的“妇人”一眼。“哪个是……”她顿了一下，仿佛说出这个名字让她十分为难，最后还是神色复杂地说，“萧斓丹的墓？”

老头儿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来祭拜斓丹，微微一愣，不由自主地看了门口颤抖的背影一眼。

见老头儿不答，斓蓝皱眉想了想，解释道：“就是……就是前朝的……丹阳公主。”前朝两个字她说得苦涩满溢，她不得不抿了下嘴，克制自己的情绪。

老头儿起身，走到门口挡在斓丹身前，提防她出声相认，随手一指远处的荒坟，成心打发斓蓝。

斓蓝道了声谢，步履蹒跚地走到老头儿胡乱指的坟前，蹲下身子打开胳膊上挎的竹篮，拿出简薄的香火祭品。

坟地很静，寒风细细送来她的低语，“本不该来祭你，你这个糊涂东西！”澜蓝困难地在风中点燃纸香，恨恨骂道，“可是，你不受些家里人的香火，怕是难以超生吧？恨你归恨你，事到如今，你也去罢。”

澜丹抖得几乎坐不住，仿佛自己真的是那个在黑暗里徘徊无助的阴魂，等着这一缕飘渺欲断的香火救赎。

“我早说过你！申屠铖，申屠公子，名满京华，父皇母后眼中的俊才秀士，就算得配公主，也是澜凰下嫁，他怎么可能看上你这个无宠无势、才貌平平的姑娘？”

澜丹死死地咬住嘴唇，以避免牙齿咬得格格响。她记得，二姐说过这些话。

当时因为二姐说这些话，她还暗暗怨怼过，觉得姐妹中二姐最不好相处，说话刺人，见不得她好，宁可敬而远之。

没想到，此时此刻能来为她烧几张纸钱、上一炷香的，竟然还是二姐。

澜蓝长叹一口气，说道：“申屠铖人面兽心、城府极深。他算计了全天下，小小的一个你，这么傻，这么可怜，怎么能抵挡得了他呢？不过一场冤孽。你下了黄泉，多饮几碗孟婆汤，全忘了吧，全忘了！从今往后，我，我们萧家的人，也再不会来看你，毕竟你犯下如此罪孽。可是……”澜蓝擦着奔涌而出的眼泪，“你却是申屠铖杀的第一个萧家人，我竟不知道是恨你多一些，还是可怜你多一些……”